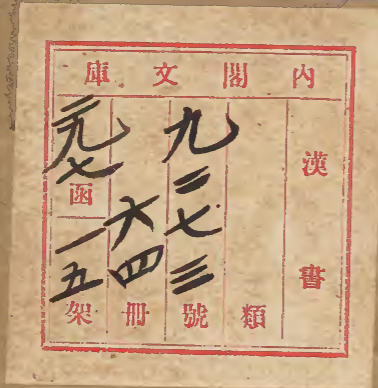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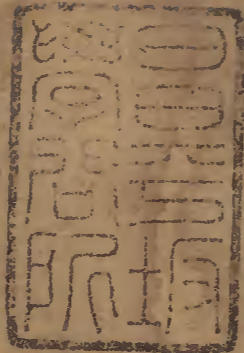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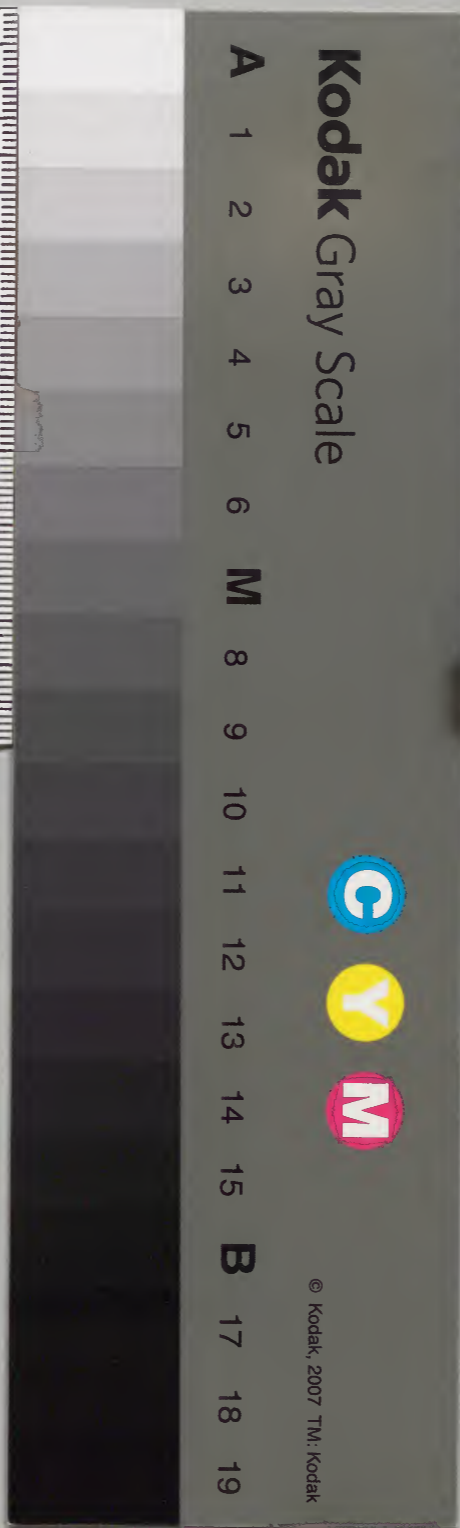


經義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3
冊數	64(25)	
函號	297	99

百六之十



經義考卷一百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授

詩九

鄭氏樵詩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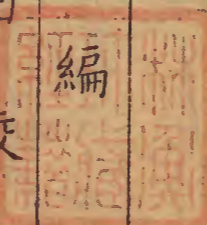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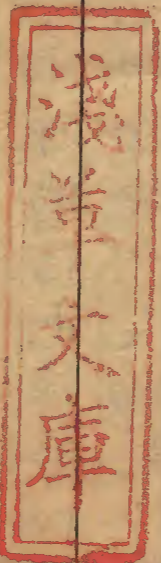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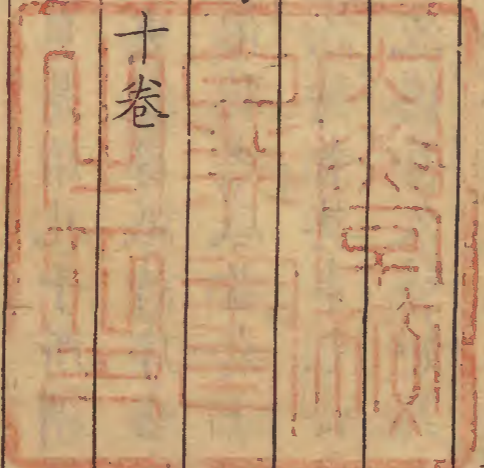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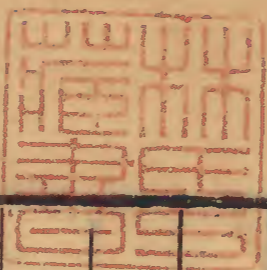
宋志二十卷

未見

宋志六卷

未見

樵自序略曰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
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



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其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陳振孫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馬端臨曰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爲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到徒

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舍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朱德潤序曰莆田林子發氏攜宋鄭夾漈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爲此書其間摘詩傳之幽隱辨事物之名義真所謂發宋儒之所未發者於是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淡漈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書之有補於學者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鑿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

粲然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蘓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禮太師謂風雅頌者聲音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之體制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蟲魚之辨五音六律六呂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渙明千載之微辭奧義者如以雀無角爲雀之角以龍盾之合爲二盾之衛露被菅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蹄爲江豚之豕豳之風雅頌爲四器十二器之聲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釐析豈非詩傳之大脩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德潤於朱鄭之學有得焉蓋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則斯傳也當相爲引用而諷咏之茲亦後學之所深願與

虞集序曰聖人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

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饜飫詠歎
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
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
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
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
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
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樂
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
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
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遠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
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考辨
即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曰家定以爲
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
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
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
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脩員勸講有阿魯灰叔仲自
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
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說
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艸木之名天
文地理之說或踈或繆非一端也剖晰訓詁之舊痛快決
裂無復遺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
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
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相錯而不通見於一時
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

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
 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
 有攷也西夏幹公克莊嘗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
 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僉
 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諗於集也序其
 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
 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
 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畧爲我序之故著其說如
 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
 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
 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剔釐清要出入臺
 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齋公履謙

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
 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
 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帙成邑散布中外極乎
 四海其間亦有繆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
 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周氏孚非鄭樵詩辨妄

一卷

存

孚自序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
 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
 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書而訓詁之雖其教
 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

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為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予者哉然予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為一卷

顧湄曰周孚字信道濟北人居京口淳熙初真州學教授自號蠹齋

王氏質詩總聞

宋志二十卷

在

陳振孫曰質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類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陳日強跋曰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積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貳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迺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此來公餘因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於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趨使鑱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於世後學之幸也

陸深曰王景文詩總聞頗與朱傳不合然多前人所未發

經義考 卷一百六
晁氏公武毛詩詁訓傳

宋志二十卷

佚

程氏大昌詩議

一卷

存

大昌自序曰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背古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爲作也

陸元輔曰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証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証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辯詩序不出于夏十辯小序綴語出於衛宏十一辯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爲樂名十六論關雎爲文王詩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唐應德稱其文義蔚然繹其論議洵多獨得之見然風雅頌之名周禮左傳荀子有之季札亦言之而程氏必謂有二南而無國風憑臆妄決無所稱據亦難乎免於穿鑿之譏矣

毛奇齡曰程大昌謂詩有南無國風此不然樂記曰正聲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

鄭氏諤毛詩解義

宋志三十卷

佚

范氏處義詩學

宋志一卷

佚

解頤新語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應麟曰鼙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又曰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與解頤新語亦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王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詩補傳

宋志三十卷

存

逸齋自序曰經以經世為義傳以傳業為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傳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傳近世諸儒或為小傳集說疏義注記類說論解其名不

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奧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况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為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大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為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按詩補傳抄本但題逸齋而不著名攷宋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西亭王孫聚樂堂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

趙氏敦臨詩說

佚

李氏燾詩譜

宋志三卷

佚

余氏端禮毛詩說略

佚

羅氏維藩詩解

二卷

佚

楊萬里志墓曰羅价卿諱維藩廬陵人擢進士第授迪功南雄州保昌縣尉陞從政郎著詩解二卷

王氏大寶詩解

佚

張氏淑堅詩解

佚

黃氏邦彥毛詩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林氏昂毛詩講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維寧詩集善

佚

謝氏諤詩解

二十卷

佚

潘氏好古詩說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好古字敬修一字伯御松陽人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

吳氏曾毛詩辨疑

佚

撫州府志吳曾字虎臣崇仁人高宗時以獻書得官累遷至吏部郎中孝宗朝出知嚴州致仕

陳氏知柔詩聲譜

二卷

佚

黃氏度詩說

宋志三十卷

未見

葉適序曰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為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叩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情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競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冬意為之說形

摘裂以從所近則詩安得復興而宐其遂亡也哉况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序倫紀致忠遠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輯緒悠久而有新美仁政舉而應事膚銳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群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馬氏和之毛詩圖

闕

夏文彥曰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善畫人物山水效

吳裝筆法飄逸務去華潔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書毛詩三百篇令和之圖寫官至工部侍郎

文徵明曰思陵尤愛馬和之畫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為圖

汪珂玉曰馬和之毛詩圖衛風鶉奔章不寫宣姜妖事但寫鶉雀奔疆樹石動合程法覽之冲然由其胸中自有風雅也定中圖登丘相度得文公營徙之狀子來趨事得國人悅服之象其蒼莽攸鬱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也定宿在中於以作室可想見矣于旄圖于于旄建於車後兩服兩駮而維之正見衛大夫見賢之勤而被姝者于罄折且前是欲以卑之之氣象耳衣褶作馬蝗補古法載馳圖以許穆公本無唁衛事故不作驅馬悠悠惟指其憂心焉

而已乃猶作許大夫來告則以是夫人意中事故不妨象
外摹寫落筆飄逸仿吳裝法也四冊藏項又新家

按馬和之毛詩圖流傳於世者有關雎葛覃螽斯

桃夭漢廣采芣草蟲采蘋甘棠騶虞北風鶉之奔

奔定之方中干旄載馳淇澳考槃木瓜伐檀蒹葭

晨風衡門鳴鳩九罭鹿鳴常棣天保采芣蓼蕭采

芑鴻雁沔水鶴鳴白駒黃鳥斯干節南山正月十

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

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小明鼓鐘信南山大田

桑扈鴛鴦魚藻隰桑白華棫樸旱麓靈臺雲漢崧

高韓奕江漢振鷺豐年潛酌駟諸篇然多係摹本

真蹟罕存矣

經義考卷一百六終

弟子婁縣張起麟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

朱彝尊

經義考卷一百七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授

詩十

楊氏簡詩解

佚

簡自序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易詩書禮樂春秋

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
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
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
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群怨孰非是
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
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
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
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
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迹夫動乎意而昏
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
有之善之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
者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
信其本有也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
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
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
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
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群居
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
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
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墻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
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
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
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

經義考 卷一百七 二
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上
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
弗問而知而况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
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
焉

樓鑰曰敬仲詩解發明無邪之思謂古說難盡信雖載之
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
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戾於事實制度
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如此類未易槩舉皆前輩所未發

按慈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當日樓大防遺書論
辨存其說於攻媿集中葛覃鵲巢簡兮氓兔爰籜

今出其東門候人七月東山狼跋棠棣六月車攻
吉日庭燎斯干小旻小宛何人斯巷伯北山凡二
十二條要之不取小序者其於聊樂我員謂員是
姓大防非之以員本彭城劉氏奔魏自比伍員更
姓古無此姓員乃語助辭則其解亦太穿鑿矣

薛氏季宣 反古詩說 一作詩性情說

佚

季宣自序曰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
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
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摅先儒之說而自爲之說真
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
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

汨於異端高魯毛韓家自爲說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孟軻而來於今已一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爲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爲戾已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人情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能通信能復性之初 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始庶幾乎

陳氏傳良 毛詩解詁

二十卷

佚

葉紹翁曰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

陳埴曰止齋以檜亡爲東周之始曾亡爲春秋之終聖人繫會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即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

王無霸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或以燕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呂氏祖謙家塾讀詩記

宋志三十二卷

存

朱子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行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出已

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見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絜領持綱首尾兼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入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爲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

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
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
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
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熹之衰頹頹汨沒其
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
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鄉而宗鄉將爲版本
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叙之熹不得辭也廼略爲之說因
併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
悲恨云爾

魏了翁後序曰予昔東游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
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
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
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
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
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
者其言發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衆
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
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寤寐言永矢勿諼曰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者也曰何
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燕令人燕燕谷風婦之
不得於其夫者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
余來暨終風之子謔浪笑傲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
飛何斯人之友其心孔難而遭說者則曰及爾如貫諒不

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已重周仁而不伎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已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伎鄙吝發於辭色去之惟恐不忿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以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定圖所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及求於已如荀卿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群怨之言而歆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刻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序之姑以所聞見識謂末目人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陳振孫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裁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黃佐曰呂氏讀詩記最爲精確第專主小序與集傳不同然朱子序之其推遜之也至矣

陸欽序曰予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注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妙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醜類辨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廼在史應亭

傅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予曰今詩宗朱氏集傳矣刻
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
百篇微詞奧義邈哉遐矣齊魯毛韓譬則蹊徑之始分也
其造則同也注疏所由以造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
迷而導諸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
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
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
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
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
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
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
履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
之學寢微又奚爲莫之慨也夫去近古者言雖贖而似真
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豕尺雖斷可定鐘律毛氏
殆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
鴟鴞合金滕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
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
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
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則刻呂氏以存
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
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顧起元序曰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雍蜀省皆有
刻歲久夷滂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
焉謀於寮蕪君程君授諸梓既成屬余以序余維國家功

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一切古注疏罷勿肆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偶余間嘗反覆研味叅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譏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已意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真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聘享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

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玄沈重蕭統皆以爲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不有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托伊川斷以小序作於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廼衛宏所綴諸說棼棼迄無定論然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已見隄度靜女采芻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詞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辭也書奔者之思則邪書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

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廼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啁哳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是斥穢登良廼懲寔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肄之於韶夏濩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蠶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媒俎豆下伍伶譚者哉必不然矣蓋徧攷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於心與理即瓌語裨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况於賢人君子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

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嘒嘒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攷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群疑渙然冰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為讀二家詩脩折衷焉

項氏安世毛詩前說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為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詩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唐氏仲友詩解

佚

戚雄曰唐說齋讀經於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為愛君之至真有精思卓識

宋志二十卷

經義考卷一百七終

弟子高郵吳世燾覆校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也
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
能盡而後於言也咏嘆之餘
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歐陽文公集傳者於公評已悉下卷皆以人
間揚雄有言竟竟之學各習其師元氣亦云
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節其詞
精義異同故積滯疑與然未
然集卷一百十餘所評為讀一家詩

至真亦能思卓

鳳琳曰齋齋齋然於信最亦怒則收以既鼠為愛我之

論有於不同故也

集凡什文精

外

經義考卷一百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一

朱子熹毛詩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朱子自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
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
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
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

經義考

卷一百八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時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邠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憫時病俗之所爲而聖

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歟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陳文蔚曰先生於詩去小序之亂經得詩人吟咏性情之意

陳振孫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人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郝經序曰古之爲詩也歌誦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絕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爲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濶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

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脩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脩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於變變適於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厖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於宋歐陽子始爲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蘓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爲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爲詩作傳近出已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糞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複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太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爲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朱升曰朱子之於詩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而叶音韻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賦比興各得其所可謂無憾也已

王禕曰朱子集傳其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爲精密朱子實兼取之

何喬新曰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於詩皆有訓釋雖各有發明而未能無遺憾自朱子之傳出三百篇之旨粲然復明

桂萼曰詩集傳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注疏無由而知當時朱子傳經一本注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

謂後之學者遂廢注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傳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三農生九穀注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爾又如闕宮注中襲密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密當之豈不可笑

尤侗曰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收淫詞之理即詩有美刺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者皆朱子之所爲淫奔之辭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善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近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難者

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為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為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為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吾不知朱子聞之以為何如

朱氏鑑文公詩傳遺說

六卷

存

鑑後序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
讎校為最精第初脫藁時音訓間有未脩刻版已竟不容
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未免仍用舊版葺為全書補綴
趙那久將漫漶竭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親加是正
刻實學宮以傳永久抑鑑昔在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
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反覆問答切磋研究必令心
通意解而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錄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
彙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攷乎此而盡心焉
則無異於親承誨誘可以得其意而無疑於其言矣若七
月斯干二詩書以遺丘子服者尙可考見去取位實小序
之法因附於後

成德曰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

子明有子浚尚理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
兵入建寧浚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刺
罕浚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主大
婦仰藥死小說或譏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誠詆誣不
足道也

輔氏廣詩童子問

二十卷

存

胡一中序曰試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
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
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
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

退然弗敢自尊故謙之曰童子問其載師友粹言於前
復備論詩序辨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
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藝倫也哉曩於樵李
聞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秘術殊有負著述之本
意今閱建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昉得是書而鏡諸
梓且載文公傳於上而附童子問於下粲然明白作而喜
曰昔私於家傳者今公於天下後世矣學者抑何幸焉志
安徵序其端敢不再拜盥手而敬書之

王禕曰輔氏童子問其說多補朱傳之未備

許氏奕毛詩說

宋志三卷

佚

陳氏駿毛詩筆義

佚

閩書陳駿字敏仲為大冶丞從游朱文公之門

孫氏調詩口義

五十卷

佚

劉氏燾東宮詩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劉燾與弟炳皆朱子高弟仕至工部尚書

諡文簡著有東宮詩解

徐氏僑讀詩記

佚

馮氏誠之詩解

二十卷

佚

黃氏樵詩解

二十卷總論一卷

存

閩書樵字實夫龍谿人淳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兩科

調南劍教授終宣教郎

林氏拱辰詩傳

佚

温州府志拱辰字巖起平陽縣人淳熙戊戌武舉換文登

第歷廣東經略安撫使有詩傳刊於平江

舒氏璘詩學發微

佚

寧波府志舒璘字元質奉化人乾道中為徽州教授終宜

州通判淳祐中謚文靖

高氏願詩集傳解

三十卷

佚

閩書高願字元齡慶元進士知永州東安縣

陳氏經詩經講義

佚

楊氏泰之詩名物編

十卷

詩類

三卷

俱佚

時氏少章詩大義 贅說

佚

張氏孝直 毛詩口義

佚

陳氏謙詩解話

佚

王瓚曰宋乾道中永嘉陳謙益之撰

戴氏溪續讀詩紀

宋志三卷

未見

陳振孫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訛章已悉而
篇意未貫故以續紀為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震曰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詩為之辨而去取之南軒
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
岷隱戴氏遂為續詩紀

咸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為國人憫鯨夫則表國人之仁心
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其謂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
士乃擇壻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高氏元之詩說

宋志一卷

佚

柴氏中行詩講義

佚

李氏心傳誦詩訓

五卷

佚

趙氏汝談詩注

佚

錢氏時學詩管見

佚

王氏宗道讀詩臆說

十卷

佚

楊氏明復詩學發微

佚

謝鐸曰詩學發微楊明復著今亡

張氏貴謨詩說

宋志三十卷

佚

括蒼彙記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由進士至吳縣簿教授

撫州宰江山縣官至朝議大夫

黃氏應春詩說

佚

寧波府志黃應春奉化人嘉熙二年進士官至朝散郎知

處州著有詩說內翰應繇左史黃自然繳進送監看詳除

國子學錄

陳氏寅詩傳

宋志十卷

佚

史氏守道詩略

十卷

佚

四川總志史守道字孟傳眉州人紹定進士迪功郎

譚氏世選毛詩傳

二十卷

佚

陸元輔曰茶陵譚世選初以尚書獻策補官凡五薦漕臺

三為舉首詩傳羽翼漢儒

劉氏應登詩經訓注

佚

江西通志劉應登字堯咨安城人景定間漕貢進上宋社將危隱居不仕

趙氏若燭毛詩粗通

佚

韓氏謹詩義解

佚

陸元輔曰晉江韓謹字去華以南海尉改宣義郎除處州教授著詩禮義解上之名為國子博士遷廣南東路提舉學事自巡尉未再替擁使節一方前未有也

湯氏建詩衍義

佚

陸元輔曰樂清人字達可學者稱藝堂先生

呂氏椿詩直解

佚

韓氏惇詩義解

佚

劉氏堯毛詩解

佚

閩書屋字伯醇建陽人寶慶三年知江寧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學者稱靜齋先生

董氏夢程詩訓釋

佚

謝氏升孫詩義斷法

佚

江西通志謝升孫南城人舉進士為翰林編修官朝士稱之曰南牕先生

王氏萬詩說

佚

焦氏吳之詩總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終

弟子武進錢名世覆

經義考卷一百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二

魏氏了翁毛詩要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錢氏文子白石詩傳

宋志三十卷

存

魏了翁序曰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為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

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變不啻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為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况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師文起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

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燕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且不能以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以為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蘊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眾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群怨之旨可以吟咏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為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已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為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視予至

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協力黜其不衷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况鉅人价藩實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宇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厲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人宗仰云

喬行簡序曰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治道之隆替詩人之情性而索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泥諸儒雜出之說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隱矣小序之於詩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

講師各出已見間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於內且將牽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痼矣志於傳授解惑者苟不爲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自有所得哉此殆黜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問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懷舊而愴新或致愛於君而引咎於已或委順於天而無惡於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後贊以數辭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爲之煥然善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辭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游聽言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

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門湯尹程嘗為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學以兩優解褐仕至宗正少卿乾淳諸老之後歸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尚書郎出守永嘉行簡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廣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之姪時大俾偕詒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

詩訓詁

宋志三卷

存

陳振孫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以為號

徐秉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釋水曰釋人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釋車曰釋服曰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凡一十九門

段氏昌武叢桂毛詩集解

三十卷

闕

讀詩總說

一卷

存

段維清狀略曰先叔朝奉昌武詩以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印山羅使君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說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

陸元輔曰宋廬陵段昌武子武輯首載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餘三十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引先儒之說依詩之章次解之而間附以已意大抵如東萊讀詩記例而較明暢前後無序跋但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段氏有叢桂堂故取以名焦弱侯經籍志朱西亭授經圖皆載此書而焦氏以段昌武為段文昌朱氏又倒其名為段武昌俱似未見此書者予所見北平孫氏抄本孫侍郎耳伯知祥符縣事時所抄聞西亭晚得宋刻今沒於洪流矣

詩義指南

一卷

存

黃震曰建昌段氏用詩紀之法為集解

嚴氏粲詩輯

三十六卷

存

林希逸序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為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

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缺渙散
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意蹊徑或不可尋
逐非若他經然其流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
可以興觀群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艾
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難與論言
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
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
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抵
與艾老合且曰我用力於此有年非敢有以臆決據諸家
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
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鈎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
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
幅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而興
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
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開卷瞭然烏乎詩於是乎
盡之矣易盡於伊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
考亭繼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諸
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藁五七言幽深天矯意具言外蓋
嘗窮諸家閫奧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箋傳
所以瞠乎其後也余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
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爲之叙爾

粲自序曰二兒初爲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
爲輯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
朋訊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劄胥命鈹之本此書

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又條例曰集諸家之說爲詩緝舊說已善者不必求異有所未安乃參以己說要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咏之情性而已字訓句義插注經文之下以著所從乃錯綜新舊說以爲章指順經文而點撥之使詩人紆徐涵泳之趣一見可了以便家之童習爾

袁甫曰坦叔於黍離中谷有推葛藟不用舊說獨能探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宛轉有旨趣可與言詩也已矣

黃佐曰華谷嚴氏詩緝以呂氏讀詩記爲主而集諸家之說以發明之

劉氏克詩說

十二卷

闕

克自序曰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發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况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沫泗之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藏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

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遠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束皙補亡模倣序意晉唐四言皆循其法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辭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况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况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亦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於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函箴函詩函雅函頌見於箴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祈招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毫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寘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

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王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乎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人之全書乎子坦跋曰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例諸家解而繫已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詩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鈔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於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廸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

按劉氏詩說宋志及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均未之載崑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時雕刻惜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前有總說楮尾吳匏庵先生題識尚存克信安人

王氏應麟詩地理考

宋志五卷

存

應麟自序曰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于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叙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

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為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據傳箋義疏參之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為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

詩考

宋志五卷 今六卷

存

應麟自序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咏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

爾雅諸書粹爲一篇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義云爾
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又後序曰詩四家異同惟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燕所
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
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
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
車新序謂伋之傅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
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
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
定姜之詩以生甫及中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鵜
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裁至于湯齊讀爲
躋注周禮云甸讀與惟禹散之之敵同康成從張恭祖爲
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正
之困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
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
太史公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周
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
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
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
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
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
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
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
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

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掇而錄之

董斯張曰伯厚詩考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

極其詳覈然猶有未盡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

庫卑民不迷庫今作毘卑今作俾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

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

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漢穎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愆考樂今作常緩

水經注引魯頌保其鳧繹其今作有韓詩于嗟嘆辭薛君章句

騶虞文使我心癢伯兮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

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椒聊韓和樂且湛薛君樂之

甚也常棣文檀車綏綏杖杜伯厚引作彼交庶紓天子所

予言必交吾志然然子采菽外傳刑于寡妻刑正也思齊蒸美

也濯美也文王有聲釋文薛君曰壘水流貌鳧鷖文對彼雲漢

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雲漢文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

非而正之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缺下句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商頌

注師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韓詩內

詩引此亦又姜后曰雖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文

缺下句注按此番本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

六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九終

第千無

經義考卷一百十
書之有古今類傳世而錄之
董斯張曰伯厚詩考引諸書
極其未見然猶有未盡者如
六卷不述其今作是年今作

未見

六卷

手稿草木魚鱗蟲魚寶苑

三卷

北省因學命之而致也

地不

又安曰曰雖賦之魚鱗未見其乘臥而四遊

非而五

曰未稟公去奢禮劍

曰宣王

曰俾五也

也

曰俾五也

經義考卷一百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三

洪氏 咨夔 詩注

佚

熊氏 剛大 詩經注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熊剛大從蔡洲黃幹游為建安教授有詩

經注解學者稱古溪先生

高氏 斯得 詩膚說

佚

經義考

卷一百十

顧氏文英詩傳演說

佚

劉克莊曰顧貢士詩傳大略如鄭夾漈

董氏鼎詩傳

佚

李氏象詩講義

佚

鄭氏犀詩古音辨犀或作序

宋志一卷

佚

劉氏元剛詩演義

佚

章氏叔平讀詩私記

佚

黃震序曰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矣蔡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朱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已見名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功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歎不忍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拜予祠之命東歸矣始志篇端歸之尚俟

後會云

蔡氏夢說詩箋

八卷

佚

赤城新志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從車敬齋游究心濂洛之學開門授徒黃超然高志尹方儀皆其弟子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於家

俞氏德鄰佩韋齋輯聞詩說

一卷

存

曹溶曰宋季俞德鄰永嘉人著有佩韋齋輯聞中有詩說一十三條

姚氏隆詩解

佚

黃淵序曰心動物也詩亦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說者為上矣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三篇斷之以思無邪一語即詩論詩他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魯論耳齊魯毛韓四家出傳興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甚於序猶無所與鄭康成惟序是信叔世講師又出入毛鄭間跋眇相迓笑者孩之雖然語初學者不為詁釋彼豈知或大或小或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此野庵詩解所以作也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王謂風關雉鵲巢廼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

廼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譚詩平易如此
野庵姚姓隆名贈朝散大夫蕭之韶溪人

黃氏震讀詩一得

一卷

存

震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
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
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
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
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
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之要者多

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
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
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
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
之說別求其說於茫茫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
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
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
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
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
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
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
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謝氏枋得詩傳注疏

佚

陸元輔曰登山詩傳疏發明透暢大全中所採頗多

王氏柏詩可言集

宋志二十卷

未見

方回序曰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之所著也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次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

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谷城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嶸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爲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

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
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
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
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
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
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
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
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
子之三百五篇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
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槩謂古詩取以足
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溱奔之詩三
十有二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
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爲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
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爲歌詠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
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爲之
乎旁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
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
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
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
其人情狀故從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蓋將以揚其惡
雖近於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
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
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
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衰
雖已頹趣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亦萬

世乃收鄭聲以脩六藝乎此說不為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為樂或不用為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荅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

學詩者觀是足矣

詩辨說 或作詩疑

二卷

存

柏自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為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托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驚於高遠援据傳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

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著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紐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何後世狗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二辨一曰經傳辨非敢妄擬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成德序曰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記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釋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庵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

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群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如此

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函也有函詩有函雅有函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

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戴氏亨 朱子詩傳辨正

佚

江氏愷 詩經講義

佚

徽州府志愷字伯幾婺源人貢禮闈宋亡衣齋哀隱居學者稱雪江先生

陳氏深 清全齋讀詩編

未見

陳氏普 詩講義

一卷

存

陳氏煥詩傳微

佚

黃虞稷曰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預漕薦入元不仕

丘氏葵詩正義或作口義

佚

俞氏琰絃歌毛詩譜

一卷

未見

何氏逢原毛詩通告

佚

李德恢嚴州府志逢原字文淵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

人入元被薦不起

趙氏熹詩辨說

七卷

闕

黃虞稷曰德宋宗室入元隱居豫章東湖自號鐵峰詩辨

疑本七卷附錄朱氏疑問後者其撮要也

熊氏禾毛詩集疏

佚

吳氏失名詩本義補遺

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亡名氏毛詩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爲本刪取要義輔益經

汗云

毛詩餘辨

通志四卷

佚

毛詩別集正義

通志一卷

佚

毛詩釋題

崇文目釋作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爲者與

毛詩正數

宋志二十卷

佚

毛詩釋篇目疏

宋志十卷

佚

詩疏要義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玄談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章疏

宋志三卷 紹興書目二卷

佚

毛詩通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毛鄭詩學

宋志十卷

佚

纂圖互注毛詩

二十卷

存

陸元輔曰此書不知何人編輯錄刻甚精首之以毛詩

要圖二十五曰十五國風地理圖曰太王胥宇圖曰宣王

考室圖曰文武豐鎬之圖曰春藉田祈社稷圖曰巡守柴
 望祭告圖曰靈臺辟雍之圖曰闕宮路寢之圖曰我將所
 堂之圖曰諸侯泮宮之圖曰兵器之圖曰周元戎圖曰秦
 小戎圖曰有瞽始作樂圖曰絲衣釋賓尸圖曰朝服之圖
 曰后夫人婦人服之圖曰冠冕弁圖曰帶佩帶圖曰衣裘
 幣帛之圖曰祭器之圖曰樂舞器圖曰器物之圖曰四詩
 傳校圖上下各圖或引注疏或引禮書詳注其下傳校圖
 則按漢三史而為之者也次之以毛詩篇目每詩題下采
 毛詩首句注之其卷一至終則全錄大小序及毛傳鄭箋
 陸氏釋文而采左傳三禮有及於詩者為互注人惡詩句
 之同者為重言詩意之同者為重意蓋唐宋人拈括之
 也

詩義勤法

一卷

佚

右見葉竹堂書目

經義考卷一百十終

弟子慈谿李夢本覆校

